

5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ANN ARBOR, MICHIGAN 48106

AT (616) 763-1000

AUG 13 1985

T 9100/0127



卷之六

景泰八年正月

上林苑監百官新數社內外尋位是之十有一日

御史徐維翰左副都御史徐維翰有貞率十三道司

官同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與安自內出向曰

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

...



復辟錄

明 亡名氏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  
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  
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  
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  
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  
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廷大臣





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  
卽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  
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  
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  
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彙於 朝集  
文武羣臣石亨張輓張軌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  
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  
爲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本  
出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  
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  
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曰斯當  
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  
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  
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璉英  
不勝忻忭約曰 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  
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



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

憲宗

御名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

不易之常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上皇御極矣於

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下擒于

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

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

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己乃

謀首功冠文武論於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

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去文華殿

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

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  
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  
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訐亨及  
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  
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  
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  
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  
矣成化改元修 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  
爲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

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  
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  
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旣退不可再賢  
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  
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



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子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臨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

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

之好還也

李賢天  
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十月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旣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之知時天色晦暝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



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黥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

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羣臣百官入賀 景

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旣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

文淵閣事

蘇材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上



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曾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  
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  
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  
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  
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  
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  
要與循說轉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  
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

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  
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  
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  
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  
已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

存今日早發

見陳循  
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  
文第二拿項文曜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  
百第二日拿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



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美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

勅朕居南城今旣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忠義奉迎朕復正

大位功在宗社可特進封爲國公食祿一千五

百石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輓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

俱子孫世襲如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



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  
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景皇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

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  
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  
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鎡項文曜  
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  
舉及朕復位這厮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  
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  
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

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厮每圖危宗社的情理窮兇  
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  
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  
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  
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  
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  
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  
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



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  
敏王驪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樂惲程南雲蔡翼嚴憎  
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  
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  
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  
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  
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  
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旣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  
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  
及也旣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  
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  
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  
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

傳云

同上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  
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閔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人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彙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帆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 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



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  
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勅  
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  
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  
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  
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  
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  
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  
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

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  
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  
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  
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  
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  
彪鎮大同誠爲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  
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  
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  
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天順日錄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

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

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

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

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

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

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

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

餘 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天順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

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

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 上曰然即

從之

天順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

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憚于謙兼懼正人之

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

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



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日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

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



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  
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逯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  
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  
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  
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膂天順初呼  
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  
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  
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

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  
堪稍疎抑焉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  
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  
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 朝  
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鏜等先  
覺二鼓時卽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  
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  
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  
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



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逮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卽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脇從者不寧卽進本請急宣聖旨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駕有功與政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

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啣之嗾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予持公助之遂收前轍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



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暉黨謙士林非笑夫  
謙本非邪人文暉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為宦官所  
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  
其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為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為所  
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  
以已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  
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  
親厚可見矣

雙溪  
雜記

復辟錄終

建州女直考

天都山臣

按今女直即金餘孽也 國朝分為三種曰建州曰

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定每歲

以十月八貢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

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迯之朝鮮併失印時童

倉弟董山嗣為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

詔更予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

左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董山益邊



無虛月尋誅之邊備日嚴乞款貢而董山凡察後皆  
得襲顧時以報董山讐爲辭患苦塞上又襲破之後  
其酋完者禿貢馬請襲如故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  
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復稍戢萬曆二十八  
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  
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三家俱封龍  
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諸夷惡之奴酋  
尤甚會猛酋與那酋讐殺猛力不支請救於邊不許  
顧得爲障扞不許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爲  
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實心  
利其妻妾部落乃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  
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子  
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講邊臣因不與較奴酋自是有  
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乘醉入我邊堡邊  
吏誅之奴酋遂恨日與弟速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  
擺唐數年前精騎一萬今且至數萬自三十四年以  
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擁衆要挾侵犯遼陽而要  
其跋扈之勢已成於襲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



在清河邊外，寧宮塔塞，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酋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韃靼三衛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猛酋亡矣，那酋僅五千餘騎，勢必亡亡。則建酋與北虜通矣。勢豈小哉！且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北虜善陸戰，遇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賴大海爲隔越，乃建酋兼水陸之長，無河海之限，由此言之，奴酋一日不死，不可一日弛履霜之戒也。敢考之以俟謀軍國者。

### 跋女直考

自天厭夷德降生，真主北窳胡元我中土始得光天日月之蓋，皇祖另闢乾坤於遜伐之外，其德固駕唐虞三代而上之矣。乃爾歲建酋以旣燼之灰，鷓張跋扈，始則詭併部落，繼則要挾不庭而駸駸乎啟疆也。豈唯投鉞者蒿目，卽荷犂執槩岩叟販夫，有弗裂眦而呼亟欲顛其壘穴者乎？顧不稔察其境之透折，不歷遡其類之從滋，亦何異望洋興嘆，自茲圖考出而虜在吾目中矣。跡奴兒哈赤



之於猛酋也假女爲敵餌委妾爲賄資雖狡黠百  
出哉無過一獸饑之獸耳我皇祖不階尺寸一  
朝而蕩腥羶豈以金甌鞏固之日控弦幾何儲積  
幾何猛將謀臣幾何而顧難彈一寇哉吾儕食土  
之毛忠憤橫臆然有志竊未之逮唯同志者披罔  
而起長於謀者輸謀長於力者輸力長於賄者輸  
賄共獵此黠獸而齶之也庶不孤傳梨之意

女直考終

夷俗記卷上

泰安蕭大亨

匹配

夷中嫁娶惟以兩姓相懽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  
烏睹所謂媒妁哉其聘儀則取牛馬諸畜近亦知具  
幣帛以貧富而豐儉其數其成親則婿往媿家置酒  
高會先祭天地隨宴諸親及媿家預置一帳房豎於  
所居之側如貳室然宴畢諸親及皆已散去時將昏  
矣媿則乘騎避匿於鄰家婿亦乘騎追之獲則挾之



同歸嬪家不然卽追至數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倘追至鄰家壻以羊酒爲謝鄰家仍贈嬪以馬縱之於外必欲壻從曠野獲之其至嬪家也諸嬪女擁抱推送入幕中壻與嬪將羊骨互相捧持然後交拜天地嬪之裏衣必以馬尾辮維繫之固壻以小刀斷之其始配如此貧者則隨意資送同歸壻家矣歸時嬪披長紅衣戴高帽嬪女前導至幕中嬪持羊尾油三片對竈三叩頭卽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似亦爲贄然亦終避匿不相見別嫌不親授受未嘗以蒸報聚廳而廢也至虜王及諸台吉家其俗大抵相同特無嬪避壻追之事然台吉之女成婚之日若嬪不命壻入壻不敢遽入也旣婚後壻在嬪家必俟產育男女始歸其歸也所贈嫁儀若帳房若馬駝若衣服男女奴僕之類輒以數百計其酋長之壻名倘不浪女名啞不害此兩家者世爲婚姻其有夫妻反目別娶有妾者婦家廉知之卽竊入其幕殺其所娶之妾盡驅其馬駝以歸若嬪不悅夫則隨其所欲嫁夫亦恐不敢言也若台吉之



妻有不和則給於所部之夷如有所出則給家產令其與子別居他所無子則守夫不命之嫁不敢嫁也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不如此反相訕笑故中行說有言惡種姓之失也不亦大可揶揄哉

### 生育

夷人產育男女不似我中國護持產時卽裹以皮或以羶越三日方洗洗畢仍裹之如前是日椎牛置酒召親戚鄰里初會飲名曰米喇兀產母初產時卽飲食如常不避風寒卽所產之孩亦不避風寒母亦不甚懷抱兒饑則乳乳飽則以搖車盛之置於帳之內或帳之外如晁錯所稱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蓋自孩提而然哉產時仍有嫗收生兒臍帶以箭斷之無論男女產畢俱懸紅布并腰刀於門上與懸弧結帨相似

### 分家

夷人分析家產大都厚於長子及幼子如人有四子伯與季各得其二仲與叔各得其一如女子以聘人



而未嫁者遇父母歿亦得分其家產以歸若已嫁之女不過微有所得耳至夷人有絕戶者凡家產俱入所管之台吉其妻亦給別夷若有恩男義子曾報名於台吉及應差者卽得其家產如故不然則毫無所得也

### 治姦

夷俗以姦爲最重故其處治爲最嚴如酋首之嬪有與散夷姦者廉知之卽以弓弦縊死其嬪矣凡姦夫之父子兄弟止存一人餘盡置之死若妻女若帳房

諸畜產之類盡給之各散夷所謂赤族之禍不過是也若散夷中有姦其嬪者唯以姦夫置之死如姦夫預知而逃避者則稟其酋長罰畜產以七九之數其有因姦而私相奔逃者被護則持其嬪以歸而姦夫之罰亦如之至於姦其室女者父母獲之則痛責其姦夫送至夫家俟其死如夫家置之則止不然則罰以九九之數若貧不足以九九者則盡擗其妻奴足之若竊其女而逃奔他所者獲則罰亦如之且罰其女之父母以七九若父母有不知情者必令之誓然



夷俗記  
後怒之至若叔伯兄弟之姦于係倫理者反置之不問間有處置亦不至於太甚若稍疎者亦畧有罰而已大抵夷俗治姦嚴於疎而怒於親也

治盜

夫治盜之法曩時有盜若牛羊駝馬者止罰七九或三九之數耳今新法一行且剗其目斷其手仍罰一九之數卽盜一馬之尾法猶截一指也至畜產走失有收獲者酋首知之雖二三年外猶令人執旗徧部落中訪之自首者則恕如隱昧不白其事事發仍剗

其目斷其手何其慘也惟外甥盜母舅之物則置之不問卽姦其舅母亦無可責之者此又何縱也奴盜主財旣斷一指矣且罰及得財者計畜之牝牡而重輕其罰大抵得牝者罰六九得牡者罰三九也盜戰其則罰三九盜田禾則未收者三九已收者六九也盜爲途人所獲則盡以所盜之物給之貴其能獲盜也彼酷於治盜如是是或一道乎

聽訟

夷人雜居沙漠喜則如馬之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踧而其處分亦無定律如兩台吉不和虜王則令衆  
台吉理其曲直曲者則罰牛羊以千計駝以百計如  
散夷不和則處置其富者先奉以羊酒然後訴其事  
曲直已分則令曲者爲直者奉酒次日直者亦還敬  
遂相懽如故也如甚曲者則罰罰不過牛羊數頭卽  
坐於曲者名下以供賞賚之資其有致人於死者則  
殺其人以抵命其人已逃則盡掠其家財男女而後  
止若兩嬭相爭至於傷命酋長必先詰之曰汝之致  
死彼嬭汝意欲謀嫁彼夫耶其嬭誓曰無遂以此婦

與死嬭之夫矣夷中奴僕多漢人及別夷之被掠者  
爲之卽其子若孫亦世世無改易也若有智勇藝能  
之人間若有令之管事儼然亦酋首矣此而爲人所  
殺則罪與殺真夷者同科若奴有殺死真夷者非惟  
殺其奴以償命且併其財產一空至於奴爲夷人所  
殺不過罰牛羊幾九以給其妻耳無妻者不過數罰  
牛羊以給其主耳若奴僕新來爲人所殺又不過罰  
羊一隻以給其主耳何簿奴僕若爾若曰此奴非我  
族類故不甚惜之乎是以被掠之人往往南冠而越



嗟殆爲此哉

葬埋

夷病不服藥其所從來矣近欵貢以來每賜之醫藥  
冀起其罷聳顛連而安全之然藥亦多不驗者何也  
蓋諸戎以曠野爲性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故張脉憤  
興外強中乾往往天促其天年鮮能以壽終者良有  
以也乃其葬埋之禮則尤可異焉初虜王與台吉之  
死也亦畧有棺木之具併其生平衣服甲冑之類俱  
埋於深僻莽蒼之野死之日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  
如秦穆殉葬之意若有盜及塚中所埋衣甲及塚外  
馬肉併一草一木者獲卽置之死子女盡入爲奴而  
資財無論矣卽盜散夷之塚者亦罰九九之數故每  
於他所別立一帳令人守之且揚言曰此某王某台  
吉之塚也儻亦效曹瞞之餘智乎俗無三年之喪唯  
於七日內自妻子至所部諸夷皆去其姑姑帽頂而  
已七日後復如故也今奉貢惟謹信佛甚專諸俗雖  
仍其舊獨葬埋殺傷之慘頗改易焉蓋西方之僧彼  
號曰喇嘛者教以火葬之恣凡死者盡以火焚之拾



其餘儘爲細末和以泥塑爲小像像外以金或銀裹之置之廟中近年大興廟宇召喇嘛誦經四十九日雖部落中諸夷亦召喇嘛誦經至七日而止盡以死者所愛良馬衣甲爲喇嘛謝凡四方來吊者與所部諸夷來吊者俱有牛馬賻葬則俱以謝喇嘛其所嬖幸之人雖不盡殺但自生母以外仍爲子所收子死父則擐甲持刃向門三砍仍收其媳惟此淫俗固佛教所不能變者若其像則雖傳至久遠亦供俸之而莫敢毀也夫像教之設肇於西方流於北土化悍厲爲仁慈於王化豈曰小補之哉

### 崇佛

夷俗曠悍不可化誨久矣比欵貢以來頗尚佛教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飲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廟祀之請僧諷經俸香瞻拜無日不然也所得市銀皆以鑄佛鑄浮圖自虜王以下至諸夷見佛見喇嘛無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頂而已且無論男女老幼亦往往手念珠而不釋也又有以金銀爲小盒高可二三寸許藏經其中佩之左腋下卽



坐卧寢食不釋也曩俺荅在時往西迎佛得達賴喇嘛歸事之甚謹達賴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後達賴喇嘛卒不一年至萬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在腹中有聲衆僧曰此當客生佛比產時兒果自言曰我前達賴喇嘛也衆僧曰此真向者達賴復生矣達賴生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冊順義王西還以此數者示兒兒果曰此我之馬也於諸品物中獨取念珠與經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惟僧能解之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應夷人聞之於是千里羸糧而覓謁之者日相望於門也咸號曰小活佛上其事以聞萬曆二十年奉聖旨陞松木之子爲孕兒只昌異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嘛之在虜中者我歲有所賜以獎異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順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齡云

待賓

夷人應酬禮節無所謂揖遜謙讓之儀其在幕中賓坐於西北隅王坐於東北隅賓之從者卽列于西北



之下主之從者卽列於東北之下皆跌迦箕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飲以乳以茶以酥油次則酒肉之類賓主食畢卽以其餘者犒從群然聚食於一幕而主僕不分也又有生平不相知識或貧或餒不必卑辭哀請直入其幕而坐之主人食卽以其食剖而分之以故行人過客往往望屋而食雖適千里者奚必三月聚糧哉亦有貧夷食寡恐人之分其食也輒暮夜傳食晨起蓐食若候至日中則食雖甚寡亦必均分而無吝矣孰意狼如狼貪如羊者乃能軫猶饑之念若此乎

### 尊師

彼文無詩書字非六體烏有所謂師然就其能書者名曰榜什此師也學書者名曰捨畢此弟也捨畢之從榜什學也初則持羊酒行叩首禮後雖月見日叩其首必至書寫已成然後謝以一白馬一白衣衣或布或毳惟隨貧富製之無定數也夷人能書則隨首首往來列於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次有侮慢榜什者罰馬一匹以給之往者各部落中榜什



夷俗記  
不過數人近以奉貢崇佛榜什頗爲殷衆往者書用  
板或以皮近欸貢來每給以紙筆之具但紙以供表  
章至學書者仍以板板之制如我水牌而甚麓且書  
甚遲鈍不能搨管祇以草管代之其字形長而直體  
雖草而有似于篆故不可究詰云

### 耕獵

論者咸曰夷人肉食不藿食也又曰不火食也此在  
上古或然耳今觀諸夷耕種與我塞下不甚相遠其  
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穀有豆有黍此等傳

來已久非始於近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類則自欸  
貢以來種種俱備但有耕種惟藉天不藉人春種秋  
歛廣種薄收不能胼胝作勞以倍其入所謂耕而鹵  
莽亦鹵莽報予者非耶且也腴田沃壤千里鬱蒼厥  
草惟天厥木惟喬不似我塞以內山童川滌邈焉不  
毛也倘能深耕溉種其倍入又當何如彼中松柏連  
抱無所用之我邊氓咸取給焉則互市之開其於材  
木不可勝用矣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  
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群蒐惟三五爲



朋十數爲黨小小襲取以充饑虛而已及至秋風初  
起寒草盡枯弓勁馬強獸肥隼擊虜酋下令大會蹕  
林千騎雷動萬馬雲翔較獵陰山十旬不返積獸若  
丘陵數衆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規也然亦有首從之  
別如一獸之獲其皮毛蹄角以頒首射旌其能也肉  
則瓜分同其利也其亡矢遺簇無人竊匿恐罹重罰  
其控弦鳴鏑悞傷本夷以致於死者惟償以一奴或  
償一駝不然則償馬二匹而已卽陣中亦依此例俱  
不入故殺之科也

### 食用

夷人雖知火食然亦粗穢之甚矣其食肉類皆半熟  
以半熟者耐饑且養人也肉之汁卽以煮粥又以烹  
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忌也有曰爲米有磨爲麩麩  
和以乳而不知烹調之法也酒之名太多大抵以乳  
爲之厚者飲數盃卽酪酏矣盛以皮囊名曰殼殼蓋  
賜夷滑稽之遺製也雖肉食然客至未嘗特牛款之  
也雖穀食然終肉氣勝食氣也其性耐饑卽食一脔  
彈飲水一升可度二三日也又耐寒冬夜卧雪中縮



其手足卽雪厚數尺不言凍也食無箸以手舉之亦無碗以木盆盛之今諸夷以匏製木碗木杓矣酋首則以銀爲之其豎帳房門必異向卧亦西首今受胡僧之約已南其門矣但西首而卧雖草野露宿終不改易也散夷仍卧於地不設床榻冬氣寒肅卽犬與羊俱蟠遶於卧前人畜不分也其鼎釜食具人食畢卽縱犬飶之腥穢不避也所謂犬羊之群豈虛語哉若其酋首則近口設有床榻矣僅高尺餘氈褥厚數寸食最喜甘衣最喜錦則糖飴錦繡之賞亦五餌之所不廢者乎

帽衣

夫被髮左衽夷俗也今觀諸夷皆祝髮而右衽矣其人自幼至老髮皆削去獨存腦後寸許爲一小辮餘髮稍長卽剪之惟冬月不剪貴其煖也莊生所稱窮髮之北非此類耶若嬾女自初生時業已鬻髮長則爲小辮十數披於前後左右必待嫁時見公姑方分爲二辮末則結爲二椎垂於兩耳耳亦穿小孔貫以金鐺銀環亦以朱粉爲飾但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



白不似我中國之適均也其帽如我大帽而製特小  
僅可以覆額又其小者止可以覆頂俱以索繫之頂  
下其帽之簷甚窄帽之頂贅以朱英帽之前贅以銀  
佛製以氈或以皮或以麥草爲瓣透而成之如南方  
農人之麥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凡衣無論貴賤皆  
窄其袖袖束於手不能容一指其拳恒在外甚寒則  
縮其手而伸其袖袖之製促爲細摺摺皆成對而不  
亂膝以下可尺許則爲小瓣積以虎豹水獺貂鼠海  
獺諸皮爲緣緣以虎豹不沾草也

以水獺不漸露

也緣以貂鼠海獺爲美觀也衣以皮爲之近奉貢惟  
謹我恒賜之金段文綺故其部夷亦或有衣錦服繡  
者其酋首愈以爲榮也又別有一製圍於肩背名曰  
賈哈銳其兩隅其式如箕左右垂於兩肩必以錦貂  
爲之其衷衣甚窄以繩准其腰而服之不以帶束也  
女不爲弓鞋與男俱靴靴之底甚薄便於騎乘也雖  
甚富不以二衣更代自新製時輒服之至於幣弊亦  
不補也雖極佳麗不一二日則垢垢亦不浣也非惟  
衣垢不浣卽其夫終日垢其面經年垢其體故其腥



臚不可聞殆積垢所致哉人言虜多受制於嬪非其  
婦性獨悍夫亦有所挾耳凡衣服冠履一切巨細之  
事皆出其手夫自持弓射獵外一無所事事也平則  
司牝鷄之晨怒則肆獅子之吼功多而驕勞多則放  
勢固然也

敬上

夷俗所設法令或苛急而過猛或懈弛而太寬雖失  
競練剛柔之中乃其敬共上命亦有可紀者凡命下  
之日有抗違不奉行者輒罰千馬百駝雖台吉在所

不赦也凡所過地方俱有應付馬匹如我驛遞若奉  
差人員至有抗違不應付者輒罰牛羊五頭酋首之  
門今已南向若王子及台吉入俱必由門之西其散  
夷由門之東有由中直入者輒褫衣且罰其乘  
來之馬若婦之入見翁姑亦必由門之東見則叩首  
退則仍面其上逆行必出至門外始轉身順行不然  
懼背尊不敬也諸夷之來謁見也馬必遠繫他所繫  
近幕下者亦罰其乘來之馬至若毀罵酋首凡聽聞  
者人人皆得殺之如逃不能護則盡其牛羊馬駝而



沒之矣近奉佛教或有疾病輒召僧諷經祈禱台吉  
爲虜王禱諸夷爲台吉禱其敬上勤懇如此

### 禁忌

夷人原不知機祥之說其所最忌者無過於痘瘡凡  
患痘瘡無論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見調  
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  
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  
後相聚不聞雷聲則終年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  
痘者少視內地若火宅不肯久留慮患痘也近奉佛

教禁忌猶甚凡事皆守僧之戒毫不敢違一舉動僧  
曰不吉則戶限不敢越也一接見僧曰不吉則人罕  
覩其面也其俗無曆以明時惟記月之十二圓缺爲  
歲記日之三十出沒爲月然每月必以初一初十十  
五爲上吉也是日也出行皆利刑罰盡弛其餘若上  
元中秋端午重九除夕元旦之節盡懽然不知慶賀  
不舉矣俗有卜筮不與我同有持羊膊骨火灼之以  
驗吉凶者有以上弦之弓用兩指平舉之口念一呪  
俟弓微動而知吉凶者有以衣領口袋諸器具向內



爲吉向外爲不祥者又有以所食之物藏於懷納於靴取以與人人以爲吉若頂於首盛以袖人卽忌而不食者又有天陰雷鳴震死頭畜爲大不祥則以酒食饗之立二竿爲門驅群畜從中走者則吉留之稍旁出則凶令衆搶之去者虜雖蠢然而亦知禁忌如此

### 牧養

夷人畜產惟牛羊犬馬駱駝而已其愛惜之勤視南人之愛惜田禾尤甚其愛惜良馬視愛惜他畜尤甚

見一良馬卽不吝三四馬易之得之則旦視而暮撫剪拂珍重更無以加出入不以騎惟蓄其力以爲射獵戰陣所需而已凡馬至秋高則甚肥此而急馳驟之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膳未實也於是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繫其前足不令之跳躑躅也促其銜轡不令之飲水斫草也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晚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於脊其瘦小而堅其臀大



而實向之青草虛臆至此背堅實凝聚卽盡力奔走而氣不喘卽經陣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我中國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騏驥不御有以也且其人平日間緩步以馬急馳以馬射獵以馬故周旋熟而罄控精我中國人能如是乎卽有從馬上弄弓矢者亦月不數次此所以人馬不相得而馳驟不如意與乘異產無異也虜酒多取馬乳爲之故馬之乳人與駒而分食彼且曰我分其乳

則駒食乳多至冬月不耐寒此亦曲爲之說耳若駒以全乳食之我想其騰驤更數倍也大抵馬之駒牛之犢羊之羔每一年一產產於春月者爲佳羊有一年再產者然後羔多有倒損之患故牧羊者每於春夏時以鹽片裹羝羊之腹防其與牝羊交接也馬乳初取者太甘不可食越二三日則太酸不可食惟取之以造酒其酒與我燒酒無異始以乳燒之次以酒燒之如此至三四次則酒味最厚非奉上敬賓不輕飲也牛羊之乳凡爲酥爲酪爲餅皆取給焉取牛乳



則俟犢能齧草遂隔別之日取其乳至夜始令母子  
相聚也取羊乳亦俟羔能齧草驅至他所將牝羊每  
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  
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其取羊毛則歲取二  
次或一次積其毛若干則合鄰家之嬾聚而爲羶彼  
此交作不數日而羶畢成駱駝則二年一產力能任  
重每藉以負載行裝故虜貴駝也犬不甚大而其性  
更靈收則藉以守獵則藉以逐有獸被矢而走者犬  
追之不獲不止其發縱指示動如人意故虜貴犬也

虜以牧養爲生諸畜皆其所甚重然有窮夷來投或  
別夷來降此部中人必給以牛羊牧之至於孳生已  
廣其人已富則還其所給似亦知恤貧也若鷄豚鵝  
鴨皆其所無惟板升諸夷稍有之野產之物若黃羊  
盤羊野豬野牛野馬野駝野鹿之類皆不可馴致惟  
大獵時則能獲之皆在極東極西極北三處最爲繁  
劇處宣大邊外之地所產不多蓋彼三處地廣人稀  
食之者寡而宣大以外恒聚數十萬虜於此此正江  
河不能實漏卮所產安能供所食哉故虜以潼酪謀



其旦夕也

習尚

夷性椎魯木彊自服食器用之外不貴異物賤用物固其習俗然也乃今尤趨華靡哉其酋長類佚樂無所事事惟耽于壺觴溺于妖冶拍胡笳以誼雜合絲肉而呼嗷荒淫沉湎更復何營其嬾女雖不甚佳麗然最務藻飾間亦工於刺綉故胭脂針線所最好也但其長乳垂至腹下時當拮据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此豈生成亦從馬上得之耳其俗不競富貴不戚

貧賤雖家無升斗處之晏如最敬者篤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衆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憚者盟誓僞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最好弓弓有經十餘年不壞者最好刀刀之制與我無異然惟尚犀利不尚光明也最好盔甲制極精堅卽無戰陣猶時時拂拭也又最好犬馬犬馬之良者愛之甚於愛人往時不畏鬼神近甚敬佛嘗特建廟宇乞買丹青爲莊嚴之故也其衣服鞍轡惟嬾女爲最華若其丈夫雖弊衣垢面往來親友家不顧也其人之體貌不甚魁梧面亦有皙白



可愛者但其首微扁而短其肩橫濶其睛白者多而黑者微黃其鬚黃而赤其言語多喉舌音而不清輕其歌唱亦多喉唇音而不響亮近雖貴金紫之飾悅錦綉之文甘茶糖之味若夫珍禽竒獸翡翠明璫可以快耳目周彝商鼎虞絃孔碑可以供清玩彼不知尚也雖非渾渾噩噩之民猶有狃狃慕慕之俗此上聖所不能懷者今何幸就我戎索哉

夷俗記卷上終

夷俗考卷下

秦安蕭大亨纂 章斐然校

教戰

世人聞匈奴之長技三成曰此誠不可當不知彼非有他謬巧亦習慣若自然乎史載匈奴兒十五卽騎羊射鼠李詩亦云胡兒十歲能騎馬豈虛語哉今觀胡兒五六歲時卽教之乘馬其鞍以木爲之前後左右皆高五六寸置兒於中雖馬逸亦無傾跳之患也稍長則教之蟠鞍超乘彎弧鳴鏑又教之上馬則追



狐逐兔下馬則控拳擘張少而習焉長而精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無非比勇角力之事也又稍長則以射獵爲業晨而出晚而歸所獲禽獸夫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且射騎於此益精也及至勇力出衆衆甚重之雖虜王台吉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卽勇力者或紵其臂而奪之食虜王台吉亦懽然不以爲怪也其馬每至秋高則肥肥則不堪道遠彼有控馬之方故馬不虛肥其臆皆實卽日行數百里經陣七八日馬猶如故也弓以桑榆爲榦角取諸野牛黃羊膠以

鹿皮爲之體制長而弱非若六鈞三石之強也矢以柳木爲之麓而大鏃以鐵爲之有濶二寸或三四寸者有似釘者有似鑿者然陣中人不數矢矢不虛發也弦以皮條爲之麓而耐久也其弓弱其矢強彀之極滿至三二十步發之輒洞甲貫胸百不一失但不

能射於五十步之外甲冑以鐵爲之或明或暗制與中國同最爲堅固矢不能入徒躍如也說者謂虜無鐵有鐵皆自互市中所闡出者不知未市之先歲所擄掠者不知其幾庚戌之犯其鐵馬金戈明光耀目



夫豈裸體來哉特彼中少鐵故貴鐵貴鐵故精於鐵  
非若我之多而濫惡也矢則人人能爲之惟弓有弓  
人函有函人弓人函人皆我中行說爲之也陣中有  
鈎鎗柄長五六尺鎗刃長數寸刃後有鈎可以刺可  
以挽也有鈎杆可緣以登城也有弩專以射牲戰則  
不用也無金鼓惟有虜粟以木爲之制如我銅號頭  
而甚長吹之以合衆其聲聞更遠也無旌旗惟虜王  
及台吉則有坐纛與師振旅皆知祭纛出行無導從  
服飾無等級行如鴈行人亦莫知誰爲王誰爲台吉  
也夫自幼至長惟力是恃自上至下惟力是愛此所  
以從古爲中國患乎

戰陣

夫虜之犯順也其小人零竊則無如我何獨糾衆大  
舉則往往得志公嘗聞虜之大舉也不締盟與國則  
藉援婚姻合羣虜而部署之輒逾數月始則虜王令  
人持三尺之挺晝夜兼程論諸部約以某月某日集  
於幕中敢有愆期者必羅重罰至期諸部果畢至至  
則逆逐左右不令與聞獨召各酋長入幕議所掠事



議畢仍令散歸各部備弓矢甲冑及牲畜若干以充  
軍需至某日會於某所敢有愆期不畢會者仍羅重  
罰至期諸部又畢至虜所重者坐纛也其虜王之纛  
列之於中諸酋之纛則橫列如鴈行大會群夷於纛  
下是日殺牲致祭俱南面叩首祈神之祐祭畢大享  
群夷誓師啓行先議所犯之處猶不令衆知也如欲  
犯東且西行三舍或五舍至塞垣下乃翻然東向曰  
佳子馬首是瞻遂疾驅將入塞則先營老弱以守軍  
需令輕騎數百或數千持鋤荷鑿潰垣而入比精銳

者或伏於塞內令數十騎且前且却以誘我我烽堠  
始舉狼烟以傳寇至我師躬擐甲冑介馬而馳而所  
伏之精銳固以逸待我我不知也遂入其伏而敗師  
者有之矣或深入我內地三四百里如迅雷或散掠  
我墩堡遽反大巢如脫兔望之則彌山徧野敵之則  
左誦右支往往以應接不暇顧此失彼而敗者有之  
矣或合衆虜頓之堅城之下酋首親臨陣中四面攻  
圍各有分地令勇悍不別生死者以鈎緣城次則持  
刀繼之旁皆引滿鏑上向以衛緣城者我師從城上



以蘭石繫緣城者而引滿者輒一發若射隼於高墉  
中則我師不無少衄而城下之虜齎粟齊鳥呼聲動  
地遂蟻附肉薄而登而城陷矣此皆將帥寡籌偵探  
不的之過也倘有明哨以探虜情而預知所議之事  
有暗哨以探虜形而預知所犯之鄉則委利垂餌可  
以邀其惰堅壁清野可以老其師輕騎出塞擣其老  
弱可以使虜內顧而速其旋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是在良將不可不擇也及虜既歸仍以燾豎之如  
前將所獲一人生束之斬於燾下然後會衆論功群

夷上所鹵獲於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鹵獲於  
虜王而莫之敢匿虜王得若干餘以頒群酋群酋得  
若干餘以頒群夷功輕者陞爲把都兒打兒漢功重  
者陞爲威靜打兒漢再重者陞爲骨印打兒漢最爲  
首功則陞至威打兒漢而止凡兩陣相對我營爲方  
陣四面外向以應敵虜亦以陣當我度其勢均猶萬  
馬齊驅直蹂我陣稍弱則旁擊分掠隨所欲往矣其  
陣中有持鈞鎗者前可刺而却可挽也右則彀弓以  
待左則握刃以須每三人爲隊長短相雜也虜不能



下馬地閩故一人恒備三馬五馬多則八九馬者倘  
有一人折馬衆必以餘馬載之不然酋首必重其罰  
也有被創者危在呼吸間衆必捐軀以援之援一台  
吉台吉則敬如父母歸則盡以所愛衣甲良馬與之  
矣援一散夷散夷亦敬如父母歸則盡分以資財且  
世世德其人而不忍忘矣然此援人者惟欲稱雄虜  
中爲名高不爲厚利也論者咸曰虜猛甚不可當也  
不知虜豈虎而翼飛而食人哉蓋酋長之於群夷也  
獲則同其利群夷之於黨伍也危則同其害利害相

同千人一志奚俟三令五申然後蹈白刃赴湯火哉  
今我中國恣令敢私鹵獲一介乎被危者肯越伍相  
援乎卽勇而直前首級不及格肯論功乎局將若轅  
下駒視卒如秦越人其數不勝也倘有豪傑之士破  
其町畦解此拘攣棄我所短習虜所長而曰陰山不  
可掃賀蘭不可登吾不信也

貢市

元自崇禮侯後潛居應昌不再傳被弑者五維時瓦  
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浸盛元之苗裔不絕如綫今



順義王固小王子之苗裔哉乃小王子及瓦剌未知其爲元苗裔否也小王子之子曰反顏罕者生子十一人吉囊俺答老把都其第三子之子也視他子最爲雄悍所傳嗣視他子特爲繁衍吉囊居當河西地最饒佚樂所鹵忻代女樂日夜縱淫病髓竭死俺答老把都居當上谷地最瘠計畫無所之遂標竊爲寇其子辛克都隆偏臂善用兵以故父子數數寇邊無已我逆黨趙全等又從而傳其翼鋒甚銳歲殺邊氓無算亡何而那吉叩關降那吉者俺答之孽孫也俺

答有所私寵而那吉忿故來降俺答怒欲以兵索之先總督王襄毅公崇古巡撫方金湖公逢時使人謂之曰兵來則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首肯之因就幕中議事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以聞因許通貢互市不絕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封爵各有等今順義王傳三世矣歲貢馬若干市馬若干欽賞若干咸有定額不載吉囊貢市不隸宣大不載宣大所市凡五區宣府之張家口則青把都所部市焉大同之守口堡得勝堡新平堡山西之



水泉營則順義王所部市焉論者謂互市如養癰然  
不市則戰歟則有死亡之慘而資財無足論卽戰勝  
則有犒賚之費而物故未必無絕互市以博犒賚矜  
犒賚而忘物故視今塞下耕耘樂業畚插成功爲孰  
得哉然歟不可恃乘歟而修金湯乘歟而致堅利乘  
歟而實三氣是許歟之初意也我有戰之具我擇歟  
之權則歟可也戰可也是制虜之微意也稽之邊防  
未有不能戰而能歟者揆之虜情未有不喜歟而喜  
戰者顧歟有歟之時戰有戰之會審時投會乃得之  
矣因紀虜俗遂贅及焉

夷俗記終











